



重刻翰院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十七

宋紀 附元紀

恭宗皇帝

名焘度宗次子也初封嘉定公度宗崩奉遺詔即位于
狩降封瀛國公在位二年殂于汝漢謚曰孝恭懿聖皇帝○是
時權臣專政主火國危外有強敵如山壓卵天命已去人心已
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或不克濟况如賢嫉能不學
無術斷斷今無他技之一賈似道乎其亡國也哀哉

乙亥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詔求直言

○陳奕以元人之師狗

○陳奕以元人之師狗

○陳奕以元人之師狗

○陳奕以元人之師狗

○陳奕以元人之師狗

○陳奕以元人之師狗

陳奕
元兵
狗城

呂師
變以
江州
降元

○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

事任中流調遣師夔及錢真孫以江州降于元元以師夔知江州

元劉整死

陳四明曰九江既降江東西兩路不可守矣講義記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而失之豈非數與

劉整死于無為軍整受伯顏命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舟師東下所至迎降耻首謀而功不及失聲曰首帥誑我使我功後

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

立瓊山曰劉整降元元用之為中書左丞笑曷不以元書嗚呼此所以絕後世亂臣賊子之惡念也彼其所以其心夷虜之臣而為其效力者欲希一時之富貴以為身榮也愚故痛加誅絕使後世之亂臣賊子不臣而黨異類者視此為戒咸知人生幾何雖可僥倖于生前而卒不能逃公論于後世庶幾中國少禍亂乎或曰春秋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今不書其官而名以叛賊魚乃非書法乎吁史綱書此所以示後世之愚民悍卒使人人易曉也豈敢妄擬春秋乎

似道上表出師湖燕

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請降于江州○賈似道帥師次于蕪湖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其畧曰自襄六年間行邊之請不知幾疏先帝不之許遣家棘詔使奪情臣辭不知其幾陛下踐知其幾疏先帝復不之許遣家棘詔使奪情臣辭不知其幾陛下踐

汪立信高郵

詐以來邊境日駭臣請愈力正以江流數十里江面數十屯氣勢雖暢脉絡不貫非臣督視其間是必不能遏其渝渡者今不幸言之中矣向使先帝及兩宮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為信聽臣之出當不使飄忽震蕩若此今尚可以留耶是時似道專權行止自由妄歸咎于上下解以自抽諸路精兵凡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艦相銜百有餘里時以王燭為左丞相以章鑑為右丞相陳宜中當國戊子似道發臨安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閉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吉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帥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元入安慶府通判夏楫死之○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立信帥師次于高郵初襄陽既失乃上江陵上疏請益安陸府承天兵凡邊戍不宜抽減復遺書賈似道曰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君臣宴

安不以為虞酣歌深言嘯傲湖山玩歲曷去例反息也又立日緩急倒

施百姓嗟怨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

乎為今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塞兵

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七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

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

有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音叫境也以木

微日遊有事則東西齊奮擊戰守並用刀闌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

為聯絡之勢因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

以蒞任得其人卒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

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帛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劇稍休藩垣稍固

生兵日爭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街壁輿

汪立
信移
三策
似道

聽賊
今日
更說
不句
不得

生為
宋臣
死為
宋鬼

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干地曰瞻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

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為招討裨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授江上諸

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

爾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皆曰不信公言以至

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瞻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

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

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

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

款控引淮漢以為後圖○二月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曹安撫以荔

子黃柑遺伯顏復遣宋京如元師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不許

阿木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復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賈似道和稱臣元不許

難守若實欲和俟似道自來伯顏乃令千戶囊加友與宋京俱來答書
喻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似道不答遣囊加友還之○以黃萬石為
江南西路制置使○夏貴帥師會賈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魯港○元
人徇池州權守趙鼎發死之都統張林以城降先是池州守臣王起宗
聞元人渡江即棄官通判趙鼎發攝州事鼎發繕補也壁聚糧為固守
計及元人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鼎發迎降鼎發忿氣填胸瞠目
反又丑郎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師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
鼎發守城守兵之權皆歸于林鼎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決謂
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
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鼎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
曰吾請先君死鼎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及

夫節義在雙

元師薄城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皆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
雙又為詩別其兄弟遣子淳初出解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容
堂在池州鼎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從容交兵遞領客堂中指所偏曰吾
必死於是客問其故鼎發曰古人所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死難此殆
其兆也鼎發死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
之命且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宋史筆斷曰敵國帥臣于用兵侵伐之際而能以禮義自處者則知
其君為天啟之君必矣昔武王克商天下既定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武商容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茲
以降用兵圖王者不事禮義惟以屠戮為尚而先王弔伐之師若不
聞矣精康間粘罕幹離勃入寇斯二酋者獸心魚腹大肆侵掠人臣
盡忠者則震怒而斬之子女伏節者則汚逼而殺之遂使萬古綱常
掃地而盡苟嘗聞其守臣趙鼎發夫婦同縊而死乃具衣衾以葬之嗟
乎其仁也聲義聞雖不相去穹壤哉此所以兵不雷鋒終代宋而有天下也

然則伯顏以崛起武夫而能以禮葬忠節者乃如此豈非天厭金虜之暴宋臣之奸故生有德而使毆除世惡歟不然何金虜與賈似道先宋而滅亡也

○孫虎臣及元人戰于丁家洲在池州府銅陵縣東比二十里敗績賈似道奔還揚州諸軍大潰時夏貴自合肥縣名屬廬州府會似道于蕪湖袖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虎臣帥精銳七萬餘人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五萬人軍于魯港音講水分流也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戾越反棧也數十採新芻置其上陽言欲焚其舟似道信之少懈乃分兵屯于南北兩岸令阿木與虎臣對陣立砲具設划音華棹也進舟也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勢不可敵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為殿集覽云軍前曰啟軍后曰殿夏貴既嘗失利于鄂恐督府功成又忌孫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然殊無鬪志及元兵薄宋軍虎臣軍動

單趨元兵元戰舟急進阿木挺身登艦雷鼓大震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殿矣通判副都統姜才為先鋒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謹曰步帥遁矣於是宋師大亂舳舻簸蕩乍分乍合阿木擊將校橫擊宋師大敗即回軍前走伯顏以步騎夾岸橋之殺溺死者不可稱數軍資器械盡為元人所獲似道倉皇召夏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直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即解舟去夜將四鼓似道擊鑼退師駐于珠金沙諸軍皆潰散似道與虎臣單騎奔還揚州似道與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嫚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晏姜才收兵至揚州元

十三萬兵皆潰散

師乘勝東下矣

呂氏中曰嗚呼似道不學無術生平詭偽明知襄陽受圍屢請出督而陰又嫉臺臣留之實無意于出也元人渡江勢不容已聞劉整死勉强一出掃境內以屬將軍不知平日妬功嫉能將士之心久已解體送道京口沂流二十日始至蕪湖則舒池降矣軍于畧港舳舻巨百餘里方伏宋京已和請盟舉措如此似道固已魄落膽喪矣是夜二鼓鳴囉一声十三萬兵須臾而散鼠身維揚雖寸斬何救于國事迹其所為正可與唐之楊國忠等耳故曰誤宋事者似道也秉史筆者不可不誅奸諛之人于既死云

唐震江萬里死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初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圍扁其亭曰止水芝山在饒州府城北人莫喻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上從者斂塋之贈太師益國公謚文忠○沿江制置大使趙潛棄建康而逃建康既無主帥則江東不可為矣○知鎮江府洪起

似道表請遷都

知天祥起兵入衛

畏知軍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知江陰軍鄭孺皆棄城而逃今隆興昌府江陰縣○知和州王喜知太平州孟知縉知無為軍劉權皆以城降于元○元人徇臨江知軍鮑廣死之○賈似道自揚州上表請遷都詔群臣議之王燭去位是時似道請遷都以避元師太皇太后不許毀帥大計上疏乞罷政不待報徑出國門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而於平江慶元即寧波府也平江即蘇州府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闕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而無益乃止○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天下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使方興召吉州兵吉州傑皆應有眾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

李希賢入衛

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之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為之感動○以謝堂為兩浙鎮撫使○湖南提刑李希賢起兵入衛○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子淵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召王燭為江東浙西宣撫招討大使置司臨安以備諮訪○遣元行人郝經還至燕卒經奉使被宋拘囚一十六年撰脩續漢書行于世

立變山曰或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郝經其後不殺廉希賢必將通和講好而中國不至于一統于夷矣惜乎宋人自速

春秋推見隱

其咎也嗚呼其然豈其然哉元世祖木即位之前憲宗已與師萬里外擊安南矣而世祖亦嘗自將擊大理入吐蕃當是時也未與伐宋也師也侵廣西湖南之境其地在宋都之南數千里之遠其務遠也如此雖不毛瘴癘之鄉亦無所不至况江浙財賦所出之地素南富饒也哉其所以遣使者襲用金人愚宋之術焉耳豈真其心哉夫以緬甸交趾在江浙以南幾于萬里占城瓜哇日本之域隔越大海風波險惡忍棄數十萬里之命以爭之况中國帝王之域人物財寶所聚在其壤土之近者哉春秋推見至隱雖隱顯之矧其昭素著者又豈能逃明者之見哉嘗觀元初一時腹心股肱之臣雖多中國之人然受其秦養貪其富貴忘其身之為華而無一人之言勸其存宋者雖以劉因之賢猶作渡江賊以欣幸之而老羞耳猶能言胡人為奴之語他又何責哉在昔五胡亂華姚仲以存晉祚許平仲一世大儒得君行道章疏屢上曾魚一言及此何也况其將議伐宋也又與姚樞徒單公履同召也哉本紀載公履勸伐之言使平仲有沮之之語未必見遺也

○子魚異說予固知其奉天討罪以安天下為心也三代而下惟漢為正西蜀劉備帝室之胃其代魏也而司馬光通鑑以入寇書之則以魏為正統而漢乃叛賊爾非理也朱文公綱目蓋嘗是正而郝經奉使拘囚脩續後漢書一皆陳壽之陋習固足以見經之志也而子魚欲廣方正學正變之說為有志春秋者之告蓋日月行于天光照四

海者此正道也而風雲薄蝕亦有時而虧其光此變道也事之有正
有變亦猶道之有經有推正變之統立不允愈于正閏之位分乎秦
攻西周報王入秦損首受罪則周之亡也秦纂者王莽曹操得為正統乎
漢高祖誅無道秦其得為正統也宜矣纂漢者王莽曹操得為正統乎
之固可以表率後世若晉篡魏雖云以備漢者而猶有君臣之義則
晉斷不得為正統也予故欲取秦也晉也皆以備漢者而猶有君臣之義則
以正統而異劉裕篡晉逼恭帝而受禪以及齊梁陳隋悉由十替位以
有天下而腥膻之風汚我中原網目以待以及齊梁陳隋悉由十替位以
成不群國混一天下耶若然則非狗名責實而王莽皆漢十八年非隋能
奉無借國亦何吝承之有故齊也梁也陳也皆漢十八年非隋能
唐高祖本隋故臣承隋無道齊也梁也陳也皆漢十八年非隋能
畧其與司馬懿父子三世無道齊也梁也陳也皆漢十八年非隋能
同使唐不取又必有取之者焉魏政長驅奄有開中命將出師掃除不
為仇敵三綱又必有取之者焉魏政長驅奄有開中命將出師掃除不
宋太祖本周世宗之法而陳橋兵變揮戈返旆此萬世之公論也及
雖未必義于無心而深仁厚澤庶幾有三代之風則非五代之殘孽
比也故予取唐取宋以接漢之正宗者如晉如六朝如隋如五代如元則如天之
慕義而強仁也若大元之滅夏滅金滅宋魏然帝于中國論其兵之
壯也過于強秦論其地之廣也遠于三代秦何春秋于中國論其兵之
伙本仲尼之深意元乃夷狄爾不足以接宋之正統也明矣若接宋
之正統者當以我

詔免
道賈似

大朝
晉也漢也周也元也俱以變統書之此萬世不易之公論焉故接三
代之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
皇明則如天之造子焉如秦如晉如六朝如隋如五代如元則如天之
庶孽焉不可以好遠庶豈理也哉吁假以
則如子之不辨遠庶豈理也哉吁假以
予為傳會而妄談者則斷不敢受矣

○賈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劾應龍自軍中還

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

以正誤國之罪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

臣之禮詔授似道體泉觀使○章鑑逃歸召還免之○松江招討大使

汪立信卒于高郵立信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乃置

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書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

中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也扼音厄提也接下而

卒後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于伯顏請戮其妻子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時震總禁兵或言震謀劫帝遷都宜中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元伯顏入建康府建康都統徐旺榮開城迎納是時江東大疫屠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遺爵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抗風馳雷擊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患留悔矣元主謂使者曰此事朕不從中制也○元人入無錫知縣阮應得死之○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以王煥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都督諸路軍馬○

治賈似道黨

治賈似道黨與配翁應龍于吉陽軍免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汝朱浚陳伯大董樸等官從侍御史陳過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之請也○元人入常州守臣趙汝鑑出奔鈴轄載文泰同士人王良臣以城降之○知平江府潘說友以城降于元○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于元○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關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召五郡鎮撫呂文福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于江州文福文煥兄也○魯淵子文及翁倪普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執政魯淵子文翁倪普左司諫潘文卿左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魯希顏等太皇太后聞之詔戒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於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殺元信使

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自諉謂以推托也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在蘇州府吳江縣東北十里守將張濡殺其副使嚴忠範執希賢歸于臨安希賢病創死○元阿里海涯侵岳州安撫使高世傑戰敗降之阿里海涯斬之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以城降于元○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閻順復廣德軍○元伯顏使張翔來至平江殺之伯顏在建康朝廷使人從間道往通好言殺信使乃邊將非上意也當斬首以謝罪原罷兵毋東向伯顏曰宋人譎詐來視我虜實當因而用之乃遣翔來○夏四月元人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元人沙市城在蘇州府城東二十五里都統孟珙監鎮司馬夢東死之夢東司馬光五世孫○元阿里

朱禩孫招降元

海涯侵江陵宣撫使朱禩孫制置使高達以城降阿里海涯入城禩孫遂招荆湖北路郡縣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常德荆門諸郡相繼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命復守其土禩孫至上都死先是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常憂之恐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翻成內應根本斯蹙孰謂小比庭人能覆全荆阿海涯衛元人故云比庭江浙聞之肝膽落矣吾東兵今無虞也○以福王與高判紹興府○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召夏貴為樞密副史帥所部兵入衛貴不至○元阿木侵真州知州苗再成戰于大鶴嘴敗績○元阿木侵揚州姜才戰于楊子橋敗績○五月元人入寧國縣知縣趙與塘死之○劉師勇復常州錢嘗出奔知州姚嘗入居之○賜婺州慶士王栢承事郎栢六父師俞受易論語于楊時先生龜山而與朱熹張栻呂祖謙

贈慶士王栢

張世傑師出

為友父瀚世其學與諸兄弟游于朱呂之門栢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
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損去俗學勇於求道著論語通旨至居
慶恭執事故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而從朱
喜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常從黃榦得喜之傳即往受業而得立志居敬
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於朱熹之所著述致力以求其極律身以
敬治家以嚴動默皆可師也至是賜基謚文定而贈栢承事郎○以張
班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籍呂文煥孟之縉陳奕范文虎家○
元人圍潭州○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已仇子真四道出兵以禦元人○
元伯顏朝于上都以阿剌罕權省事于建康伯顏赴召計事也○六月
庚子朔日有食之既晝晦如夜○成都安撫使符萬壽以嘉定及三龜
九頂紫雲城降于元嘉定今為州屬四川三龜山九頂山俱在州治東隔江○翁應龍伏誅○以

張世傑敗績奔

賈似道于建寧

王煥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陳宜中留焚炎為左右
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淮東制置使李庭芝知樞密院
事○秋七月張世傑及元阿木戰于焦山世傑敗績奔圖山焦山在鎮江府城東
北江東圖山圖音通時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
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木
至登石公山在鎮江府城東北草而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發者十
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戰以火矢攻之蓬檣俱焚
烟燄蔽江宋師大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數元張弘範董文炳復以
銳卒橫衝宋師於是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鷓子
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自是淮東莫敢
復戰矣○賈似道于建寧府安置其黨廖瑩中王庭于嶺南初似道

論不似
忠不
孝不

似
循安
置道
州似

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高斯得亦以為言太皇太后不許及師道上疏自劾且言為真費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權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燭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太后乃下詔曰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則當曲示保全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似道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燭復言太皇太后乃降似道的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之於是詔徙于建寧○詔賈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虎臣誅之先是御史孫暉叟等皆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褻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林甫唐李林甫也伊周商伊尹

鄭虎
臣容
似道

周姬旦也霍光漢霍光也莽操漢王莽莽操也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也莽操漢王莽莽操也人能言臺諫交章乞行遠竄迫于衆怒僅請建寧竊惟建寧實朱喜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如喜釋太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魘魅而後已魘魅鬼屬左傳魘魘魘魘也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與之同此鄉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魘魅而伸國法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下臨安台州簿錄其家福王與美素怨似道聞制下募有能殺之者使送之貶所會舊縣尉鄭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欣然請行福王遣為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在建寧府城南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王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

道似

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舟次南劍黯淡灘在延平府南平縣

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以不死候有詔即死至

泉州洛陽橋遇葉季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贈之詞云余歸路

昭昭胡不悟公田開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

會東縣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洛陽橋在泉州府晉

不從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之子於別室即廁

拉似道胸殺之殯于庵側及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于獄殺之

呂氏中曰賈似道當國十五年殺三大臣行公田因浙右百姓各軍

賞失將士心背和約挑釁敵國禍宗廟杜搜其罪可勝誅或人有恒

言姦臣富貴則自取之留禍患以遺君父然蔡京秦梅賈似道之敗

身死家膠前此一撤後之謀人國者亦可以鑒矣

劉仁齋曰似道誤宋亡國罪不容誅當是之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

可也奈何屈法伸恩刑罰不當至今讀之令人慨嘆歷考諸家載籍

皆以鄭虎臣殺似道為文刻按朱子有云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

得而誅之故今變文直書曰詔賈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

雖得罪于縉紳大夫亦不敢辭云

陳宜中棄位逃歸詔罷王煥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二人不協故

也煥是歲卒○元人圍重慶府張珪固守之○元以伯顏為中書右丞

相阿木為左丞相伯顏馳驛朝于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師元主許之

拜右相伯顏辭曰阿木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木左相大資將校伯顏

遂復南征○以夏貴為樞密副使而准宣撫大使知揚州朱煥為淮西

制置副使知夔州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遂不行○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以李希音佛又知潭州○以文天

陳宜中逃去

夏貴不奉詔

文天祥上天

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左傳昭十一年尾大不

則不能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

運掉

元首
行省
陵于江

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
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
隋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隋陽取
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
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
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故有是命○元以廉希憲行中書
省于江陵阿里海涯以江陵地圖上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
江淮上流誠為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以綏新附來遠
人元主即命希憲且承制拜三品以下官希憲至江陵錄用舊官大興
學校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重慶趙氏寶應武岡益陽安化益
化寧鄉州縣皆降重慶府屬四川武岡州屬寶慶府益陽安化善化寧鄉俱縣名屬長沙府○九月元取泰

州知州孫虎臣死之○元伯顏侵淮安墮南郭宋師大潰趨城元兵追
之平淮安南堡○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統出戍兵○以番楚

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先是宜中于温州以
親力辭太后乃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元阿里海

涯圍潭州先是李希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縣名屬長沙府益陽諸縣城中守
卒不滿三千希結洞蠻為援繕器械時芻糧柵江脩壁及元兵至希悉

力守禦○元阿木圍揚州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
者枕籍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元伯顏

濟江次于鎮江府遂分兵東下時伯顏次揚州灣頭參政阿答罕自建
康來會伯顏令還建康起兵乃分軍為三道令會臨安於是阿剌罕帥

右軍自建康出四安山名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廣德趨獨松關董文炳帥左軍出

元人
齊正

元伯
頌三
道浸

江入海以范文虎為鄉導取道江陰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左丞阿朶海
 將中軍以呂文煥為鄉導趨常州而阿朶專主淮東事兵鋒所至莫敢
 當之○陳舍免坐匿廖營中家資故也○文天祥使張全尹玉麻士龍
 帥師救常州王戰于五牧士龍戰于虞橋皆死之全免○十一月以陳
 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院事○元取廣德軍四安鎮將陳明
 死之○召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志矣○元阿里海涯入隆興府
 制置使黃萬石自撫州奔建昌○元人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善通判
 陳始統制王安節皆死之劉師勇奔還平江時伯顏會兵圍城書師勇
 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有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士
 良後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熬膏取油以作砲焚其
 碑杙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書師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

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城破書死之陳焯猶巷戰亦死伯顏命
 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
 圍走平江書希得子也安節堅子也

（並瓊山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
 地邪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
 替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愈其久不下招之不從于是
 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
 盡屠戮之一城生靈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存七人嗚呼夷性殘忍
 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
 亦曲為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人臨安之時
 也嗚呼伯顏軍至皋亭謝太后即遣使奉壘迎降寂魚一人敢出一
 語者當是之時苟具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伯顏哉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追封濟王茲為鎮王謚昭肅從
 中書舍人王應麟之請也○元阿剌罕克獨松關守將張濡逃歸馮驥
 死之獨松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之師尚三四十萬人

謝枋
 信州

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關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台州○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留夢炎棄位而逃○十二月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陳宜中遣岳奉書如軍前稱庶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于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

陳宜中誤

李希死節

○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以呂文煥為元人鄉導故也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音冀希望也成和議也○元伯顏入平江○元伯顏使囊加歹偕柳岳還○元董文煥入華亭縣屬松江府○詔陸秀夫呂師孟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時秀夫為宗正少卿○以柳岳洪雷震為祈請使如元以求封行至高郵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將士離心郡邑降破平日不知兵張世傑步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曰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為之

丙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皇帝景炎元年春正月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于元○元人克潭州知州李希死之湖南諸郡皆降元圍潭日久

死節
自焚

弟慷慨登陣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弟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弟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進士尹毅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光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弟命以酒醉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震赴園池死弟坐熊湘閣在長沙府城中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弟

沈忠
自刎
潭民
死守

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弟亦引頸受刀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焮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田是素連衡永柳全道桂陽武剛皆降于元矣○元制江南人為十等

年獲山曰按宋謝枋得曰大元制與人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于國也嗟乎甲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考元史不載此制蓋為世祖諱也作史者不虛美不隱惡善惡皆當直書不然豈得為直筆哉

○寶慶府降于元通判曾如驥死之○陳文龍黃鑄棄位而逃○以文天祥知臨安府○以吳堅為左丞相樞密院使常楙參知政事○詔劉忠如元請平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

文天祥請封二王以復元入皇山太后使人奉重降

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監察御史劉卨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元阿察罕取安吉州知州趙良淳死之○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常林夏士林棄位而逃○進封吉王昱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楊亮節提舉益王府事俞允容弟俞如珪提舉廣王府事○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元伯顏帥師次于臬亭山在杭州府城東北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壬午伯顏至長安鎮在杭州府西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申申伯顏乃進次臬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游騎至臨安府比閔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皆城一戰陳宜中不許而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陳宜

文天祥拜天相和議于見元

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友奉璽表赴上都以聞○陳宜中棄位逃居于温州之清澳音與又音郁○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兵去臨安入于海世傑等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下虎說世傑降世傑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磔作格反裂也定海縣屬寧波府巾子山在寧波府定海縣東以死自誓師勇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及左丞相吳堅如元師元伯顏執天祥于軍中吳堅還揚應奎與元使自舉亭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相與堅往天祥見伯顏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爭辨不屈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而遣堅還伯顏遣鎮撫使都太常丞信世昌館伴夜則以軍閭所寓舍喉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嘗稱國亡與亡此男子事

謝枋
績敗
建寧
山中

今天下一統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楊鎮等奉益王昶廣王昺如婺州楊淑妃及秀王與畢從行○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呂師夔狗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軍潰棄家變姓名遂奔建寧府之建陽唐石山在建寧府西元人入信州鏐榜根捕執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于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不屈死于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鷲卵相盪久之○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詔諭郡縣降于元伯顏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州郡降附太后從之使者又欲三省樞密院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使者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元伯顏次于湖州市遣張惠阿刺罕董文炳石天麟呂文煥楊晦張弘範亦只里

元人
入詔
安封
府庫
收置
籍

忽刺出唆都十人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勅罷官府及衛卒○以吳堅賈餘慶為左右丞相謝堂知樞密院事家鉉翁簽書院事劉忠同簽書院事並充祈請使如元伯顏命乞里友偕五使及文天祥赴上都謝堂逃歸○錢塘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汐不至說文朝曰潮汐為天地之氣至信山海經以為海鱧出入之度浮圖書以為神龍之變化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虛盧肇海潮賦以為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為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率未之盡大括天包水承地而一氣升○元伯降于不虛之中氣升地沉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浮水縮而為汐○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主于婺州二王走温州文虎執楊鎮還臨安初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者凡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追及王遂同走温州居江心寺在温州府城中○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天祥至鎮江與其客

苗再成
成振
浸策

李庭芝
芝疑
天祥
說降

杜許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楊兵攻瓜步高郵州名寶應縣名俱屬揚州府瓜步山名在儀真縣西四十七里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京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李庭芝夏書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人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

文天祥
祥海
海入
温州

伯顏
及太
后宰
批北
去

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導之如楊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文天祥由通州浮海如温州以求二王天祥去揚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羨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許金應以去許應以所懷金與卒得免二樵者以黃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秦州遂由通州汎海去○三月元伯顏入臨安府福王與弟自紹興來會之先是伯顏累召福王疑不敢至最後使史勝往王乃行伯顏自湖州市入城館于萬松嶺在杭州府城南夾道栽松盧原宅太宴諸將市不易肆福王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但見天子可也乃止○元伯顏自臨安北還丙子發臨安命阿答海張惠阿刺罕董文炳等

太學生死

元帥都王

遷三宮期會於瓜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比去丁丑阿荅
 河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伯緩在
 也自後帝拜謝禮畢與皇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福王及度宗母
 隆國夫人黃氏并宗室駙馬都尉楊鎮知樞密謝堂簽院高應松庶僚
 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獫悲驕反與其二男琦菘一女元
 娘死之行省籍三學諸生赴北太學生衢州人徐應獫為文祭岳王與
 其子鄉貢士琦菘文元娘三人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
 詩曰二男并一女送我上梯雲學僕覺之戒火應獫遂與三子俱赴井死過真州苗再成謀奪駕至瓜州李
 應芝遣姜才出兵邀兩宮欲劫以入城皆不克○元命董文炳行省事
 于臨安府經畧閩浙○夏貴以淮西州縣降于元○閏月元改臨安府
 為杭州以忙古友為都督鎮杭州唆都為元帥鎮婺州○陳宜中陸秀
 夫奉益王是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昺為副元帥先是陸秀夫蘇

二王福

劉義閏二主在温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宜中在清澳遣使召之宜
 中來謁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以所部兵至江
 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宜中等乃相率哭座下遂奉二王為都帥
 以秀王與暹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安居民○二王如福州檄召
 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是時黃萬石降于元以元人之兵入福建招諸郡
 降汀建方謀送款聞二王至知建寧府趙崇鐵幕僚張彭老拒之知南
 劍州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乃走邵武其將劉俊等多來歸兵勢稍振
 ○黃萬石以元兵入邵武軍○夏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
 食卒○五月乙未朔帝兄益王是即皇帝位于福州遣上帝尊號為孝
 恭懿聖皇帝太皇太后為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皇太后為仁安皇
 太后○元人徇欽州屬梧州府是廣西提刑鄧得死之

○端宗皇帝名昀度宗長子恭帝之兄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府楊叔妃與其弟楊亮節負帝與廣王昀如温州航海

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在三

丙子夏五月乙未朔陳宜中張世傑等奉主即皇帝位于福州遷上孝

恭懿聖皇帝尊號遂尊母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改元景

炎升福州為福安府改福州威武軍為行都之門以大都督府為垂拱

殿便聽為延和殿○封廣王昀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

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音弗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

夫簽書樞密院事舊本有文丞相之劄子比似非史鑑之體吾故除之也以蘇劉義為殿前都指

揮使王剛中知福安府事○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神四廂都

指揮使○詔吳浚趙潛傅卓李珪程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以

楊亮節為福建處置使○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

事天祥命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浒募兵于温州○劉黻赴召卒于羅

浮縣名屬惠州府○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不以

殺為主故所至降附或請其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

者伯顏笑曰是欲寅緣噬吾民爾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

以軍法論故所過不至大擾而珍奇未嘗一有所私及朝上都元主勞

賜有加伯顏謝曰奉陛下成笑阿木效力臣何功之有○閏三月孝恭

懿聖皇帝至元上都元主封帝為瀛國公尋為僧號合尊大師皇太后

全氏亦為尼於正智寺○六月元人入廣州摧軍將黃浚死之○吳浚

復南豐宜黃寧都等縣南豐縣屬建昌府宜黃縣屬○翟國秀復秀山

縣元兵至遂還○傅卓與元人戰于衢信州衢信二府敗績遂降于

元○詔文天祥同都督諸路軍馬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

宋恭
帝至
燕封
公

端宗
即位
于福
州

文天
祥開
督府
南劍
州

李庭芝守揚州

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時天祥與陳宜中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
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阿里海涯入嚴關在桂林府興安縣西南廣海州縣
多降之○揚州守將朱煥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
之淮東州縣皆降元時阿木圍揚父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既降阿木
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
也及帝次瓜洲鎮名在揚州府城南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此詔卿納款日久
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禦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
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及夏貴以淮西降阿木謂諸
將曰今宋已亡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聲援塞餉道尚恐東
走通泰假息江淮乃柵楊之東北丁村拒高郵寶應糧運貯粟以備灣
頭堡留屯新城用逼泰州又遣伯顏察帥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力且諭

之曰李庭芝水路既阻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蜂起當首尾相應
斷其歸路復遣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其幕客或勸為討庭
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
斬之焚其詔于陣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皆以糧盡降于元庭芝猶括
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文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
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
騎五千戰于丁村自暮達旦元人多敗伯顏察救之所將皆精銳旗幟
作雙赤月元人望見塵起大呼曰丞相來矣才軍識其幟皆潰才脫身
走死者三千人七月阿木請于元主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
庭芝不納及福州使至庭芝乃命置副使朱煥守揚城而自與姜才
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帥兵追庭芝

及之殺步卒千餘庭芝走入秦州阿木固之且驅庭芝妻子至陣下招
降會妻才疽發皆不能戰秦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兵庭芝
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妻才俱就執至揚州阿木青其不降才曰不
降者我情罵不已然猶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楊自用兵以來積骸滿
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乃自殺之於是楊茂聞者莫不
泣下○元人克真州守將笛再成死之○八月漳州亂以陳文龍為閩
廣宣撫使計之○秀王與畢圍婺州元董文炳援之王乃還○以王積
翁為福州招捕使知南劍州黃惟為同招捕使知漳州時積翁節制上三州惟備禦下
太后以病久垂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者七十人遂
赴海降封壽春郡夫人晉煥七年而卒○元賜宋播州安撫使楊漢英

名譽因不花

名譽山曰按金史阿骨打自改其名曰晟又改其臣之
名翰里不曰宗望兀木曰宗弼金雖夷人既入中國即有慕華之心
惟元則不然不徒安其夷俗之陋又欲率華人盡變以為夷性往賜
華人以夷狄之名而其所賜之名又皆鄙野不經如世祖賜湯葉美
名以賽因不花譯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為呼
君之賜臣將以為榮也稱又曰楊好牛榮耶辱耶

○九月以陳文龍知興化軍即興化府東莞人能飛以兵會趙潛復詔廣

州東莞縣名屬廣州府○元也的迷朱會師于福州○元呂師夔張榮實帥師度

梅嶺即大庾嶺也屬南雄府城北○元阿里海涯圍清江府即桂林府○冬十月文天祥

帥師決于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等以兵來會時賴倡徽血汚蘭廣

之路日中等聞天祥開督勤王遂召起兵來應日中建昌府南城人橫

信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宇泰伯將納王狐天祥遣趙時言張日

中趙孟深將一軍赴贛以取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雲都劉洙蕭明哲

此皆
節義
文章

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與元人戰于寧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為制服哭焉○趙潛使能飛書達龍及元人戰于南雄敗績逢龍死之飛奔韶州○元人圍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死之○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徇虔州李珏以城降秀王與率迎戰于瑞安府今溫州府敗績死之知府方洪以城降

此為

○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建寧府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棄城是○陳宜中張世傑奉帝入于海○元阿剌罕侵福安知府王剛中以城降○帝舟居于泉州港潘壽庚作亂帝遷于潮州招撫使潘壽庚及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于元○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于元知

陳文
龍死
節

軍陳文龍死之初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張珏入重慶府○元以姚樞為翰林學士承旨時宋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上都皆令先見樞詢其學行而觀之樞仁恕恭敬未嘗疑人之欺凡有與謀者必忠告惟恐其言之不盡由是人莫不敬之○元阿里海涯克清江府守將馬堅死之

丁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惠州之甲子門○元阿剌罕入

汀州文天祥奔贛州○二月元改福安府為福州以潛說友為宣諭使

王積翁為副使以守之○元人徇廣州縣人趙若罔以城降廣東諸郡

皆降之○吳浚降于元文天祥誅之元兵至瑞金浚降之因為元人至

而殺○三月文天祥復梅州今程鄉縣屬潮州府○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

宰相
中良

張日
中圖
贛州

元人
襲文
天祥
趙時
賞張
日中
皆節
死

天祥
皆死

復興化軍贊文龍從子也○夏四月文天祥復興國縣屬贛州府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梁雄飛出奔○五月文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屬贛州府張日中趙時賞兵皆會之○張世傑復潮州○元立門下省○元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臨江遠近向化及有疾乃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祀之卒元主嘆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廉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六月文天祥敗元人于鄂都縣名屬贛州府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文天祥使趙時賞張日中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思州安撫使田景賢播州安撫使楊邦憲降于元○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張世傑會師討泉州浦壽庚遂圍之○張世傑使高日新復邵武軍○王積翁殺淮兵於福安府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被殺○元李

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八月天祥出走師潰于空院趙時賞張日中等皆死之天祥入于循州先是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天祥不意恒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窮追天祥天祥至方石嶺恒及之輩信拒戰箭被體而死天祥至空院恒又及之張日中奮力拒戰元兵少却恒急麾鐵騎橫衝擊之田中身被數十鎗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環娘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泚鄒淵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於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繫索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客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

帝舟遷于峽謝女

九月元峻都援泉州張世傑帥師還淺灣○元也的迷失復取邵武軍
遂入福州○元也速克復圍重慶府○冬十月元峻都入興化軍屠
其民陳瓚死之○瀘州降于元知州王世昌歿之○十一月元峇出圍
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帝舟遷于秀山
陳宜中如占城遂不復後死于暹占城國名注見前暹即暹羅國也在占城國極南○十二月
帝舟遷于井澳颶風作帝有疾颶音貝海中風又云南○元劉深來
襲井澳執俞如珪以去帝舟于謝女峽○安南國王陳光弼卒子日恒
立安南自其國王李乾德卒于紹興子陽煥立陽煥卒于天祚立天祚卒于淳熙子隆輪立隆輪卒于嘉定子晏昂立當隆輪時有閩人陳
素入其國得政為國婿素子承再世執其國柄及晏昂時承奪其國傳
子威冕埋宗受其貢而封之威冕傳子曰照宋亡乃改名日恒奉貢于
元冕舊音禮昂丑威冕反恒○羅施鬼國降于元○元納速刺丁伐緬先
是元遣乞台脫因徵緬朝貢不從而卒眾數萬象八百馬萬匹侵擾永

昌雲南行省遣元帥納速刺丁伐之降其峇三百餘以天執還師

戊寅景炎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春正月帝在謝女峽○張世傑遣

師討雷州不克○二月元峻都克潮州屠其民知州馬發死之○元克

重慶府制置副使張珪死之○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天祥以

母及弟璧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屬惠州府○元以張弘範為都

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元主賜弘範寶劍專決軍事以攻宋帝于

廣南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楊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

道而南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

不敢以公橈私汝其慎之故所向克捷焉○凌震復贛州○帝舟遷于

碭在高州府吳州縣南一百四十里屹立海中○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

諭使○元遣使至杭州等處取在官書籍板刻赴大都○夏四月帝崩

于碭州時年十一是月戊辰也庚午弟衛王立是為帝

○帝昺

名昺度宗之末子端宗之弟初封廣王端宗崩遂即位于碭州又遷于新會之厓山及元人來攻張世傑等戰敗陸秀夫抱帝沉于厓山之海其忠義之士皆溺死焉帝在位二年而宋亡矣

帝昺即位

夏五月癸未朔帝即位于碭州皇太后楊氏同聽政適有黃龍見海上

改元祥興升碭州為翔龍縣先是端宗既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

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夏帝相為

相之后縉生少康及長有衆一旅有田一成遂降今百官有司皆具士

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其不可為國耶庚午乃與眾共立帝時年八

歲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后

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

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

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急遽流

離中日猶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新會縣

府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初張世傑以碭州不可居而厓山在海中去潮

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

傑以為形勝之勢乃奉帝移駐焉遂造行宮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于

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升廣州為翔龍府時官民兵尚有一

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復刷人匠造船楫製器械民

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志○有大星南流隕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

數刻乃已○秋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初天祥入船澳聞帝即

位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封會軍中大疫士卒多

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皆盡○冬十一月元阿里海涯次于白沙口

張弘範
文天祥
之祥執

海南州縣皆降○閏月凌震棄廣州出走城降于元潮惠皆降○以姚良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初劉秉忠以大明歷歲久浸以後天欲脩正未及而卒世祖皇帝思其言詔衡及替善王恂工部郎中郭守敬測驗改正命昭文館大學士張文謙領太史院事董之守敬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附闕凡日月食儀星表定時儀等器○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于元○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初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張弘範兵濟湖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

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頸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元阿里海涯自海南還師上都所下荆南之州十四淮西之州四湖南江西之州十一廣西之州二十一廣東海南之州八凡五十八州其餘峒夷山獠受摩聽令者無慮數十斯可謂茂功矣其僚屬裨佐後登宰輔者三十七人蓋能推揚獎掖以成之也○葬端宗于厓山○元詔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仁義仁惠公

已卯祥興二年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春正月帝在厓山○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

張世傑力戰人

傑力戰御芝二月甲申師大潰帝崩左丞相陸秀夫死之宋亡正月庚戌弘範曰潮陽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候將乃知帝所在辛酉弘範至崖山或謂張世傑曰比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合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兩門如對立其比淺舟膠不可進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宋舟堅不能動元人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熱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

天祥忠義于詩

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枉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廣州府香山縣東一百七十里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漢書字謂之汗青弘範笑而置之○時天祥曰擊崖山作詩哀悼曰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懽忻趙人怨趙以趙括為將率兵相拒于長平趙師敗績其卒四十萬皆降大風揚砂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愁楚漢二年於起起挾詐盡坑殺之會大風起援木發屋揚砂走石夜明晝晦楚軍大亂漢王始游遁去于睢水漢軍大敗為楚軍所擠皆入水中水為之不流楚圍漢王三匝兵家勝負常不一干戈紛紛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孟子注天吏謂不嗜殺人能一之陽九陽九厄七歲為一元終注云所謂陽九之厄百六歲有陽九之厄我生之初尚無疾我生之後遭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為閏也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九

詩形忠天

三十一

會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

牛耳左傳桓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諸侯所盟○凡盟割

言皆盟者也間閔歸國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

長安不得觀非無虜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為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

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蜂螭交滄溟游兵日來復日往

相持一月為鵲蚌戰國策趙伐燕蘇代說趙惠王曰昨者臣過易水蚌

不出日不兩必有死鵲兩爭不釋渙者并擒之南人志欲扶崑崙崑崙山名

兩南北人氣欲河帶吞漢書以黃河為帶○秦一朝天昏風雨惡砲

兩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岸崖

今朝只有比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船鼾睡聲比軍去家八千

里推牛醜酒人人喜唯有孤臣淚兩垂明明不敢向人啼六飛杳靄知

何處漢制天子五輅駕六馬大水茫茫隔烟霧我期借劍斬佞臣漢成

王氏專政張禹和佞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頭借上方斬馬黃金橫帶

為何人齊田單攻狄不克魯仲連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滄上之

又從而為之歌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

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

兮莫我知噫○弘範復遣人語匡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

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

兵士茹乾糧十餘日而大渴乃下笏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

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申戌元李恒自廣州以師會弘範

命恒守匡山北面二月戊寅朔都統張達卒至元敗還癸未元人進薄

世傑之舟或請以砲攻之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甲申弘範四

元人
作樂
襲宋
師

帝崩
陸秀
夫死
之

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師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
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遠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
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元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
弘範以舟犯其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
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
潰翟國秀劉俊等皆降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
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
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
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元人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
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

宋景濂贊陸秀夫曰身抱龍髯兮眼不見赤鳳關雖遐兮龍堂則邇
王雪繳如芳肯汚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皇太后楊氏崩太傅樞密副使張世傑死之初世傑復還厓山收兵
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
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
之海濱世傑將趙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
曰無以為也為我取辨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
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
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
焉

宋史筆斷曰人臣于國戚君亡之際而能盡忠以報其主者則其忠
可為後世人臣之標準矣昔智伯為趙襄子所殺智伯之臣豫讓欲
為之報仇至再至三而心愈篤後伏橋下為襄子殺之嗟乎智伯之
亡也其族已滅豫讓之心果何所望而必欲報之耶將恐後世人臣
而懷二心也今而宋祚告終天命已去富貴名爵皆非所有而陸秀
夫張世傑乃能抱忠抗節以死自誓取兵此戰敗棲厓山秀夫乃仗

劍驅其妻子赴水自抱衛王俱投水中世傑仰天呼曰我報趙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則大風蕩覆吾舟呼訖而舟果覆嗟乎二臣之心較乎豫讓亦何愧焉此魚他良由宋之恩德入人說深而忠臣義士死不渝節也

南宋自高宗建炎元年至帝昺祥興二年共一百五十二年而亡

右宋太祖起建隆庚申至帝昺祥興已卯通計三百二十年

史臣贊曰宋之亡徵已非一日曆數有歸真主御世而宋之遺臣區區有二王為海上之謀可謂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子斯其亦可悲也夫
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耳蘇洵論勢亦謂惠襲而威不振賞數而加于無功敗軍之罰不加嚴弱勢浸淫其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崩太皇太后與一幼君不仰成國之名權奸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史講義曰宋亡節義之臣丞相文天祥再成常州制置使李庭芝安節湖廣提刑張起巖安吉守趙良淳魚為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安節湖廣提壘常州守姚崇參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察訪趙與壘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西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等皆其章著者其餘尚多有之當奸臣似道柄國時最忌文李

公擯不容于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最著二公也蘇軾有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豈不信哉

永新劉氏曰臨安之北遷也宋之版圖悉入于閩景炎殂而祥興立元兵之所可至者矣然德裕遷而景炎立于閩景炎殂而祥興立廣皆以極祿幼冲之質當旋綴垂絕之命而猶能延三四年傳一得世考諸野史景炎葬于海濱亂山之中其民為之諱其處而世莫得聞焉祥興嗣位詔云予無樂乎為君天未釋于此則食其祿而為之隕涕莫不欲為其君死而力莫如之何也民且如此則食其祿而為之隕涕本朝者若秀夫之朝服負王與之俱溺世傑之取香祝天願風覆舟與夫天祥之如金百鍊而益勁如者豈非宋立國雖有死之純于仁義志者無惑乎其然也其所以致茲者豈非宋立國雖有死之純于仁義而未嘗不慕義強仁焉是以其效若年高壽者宋以仁義立國其亡也如人遭挺刃然手足猶起絕而復甦者屢焉其元氣未易遽盡故也

地大者莫加焉然以境乎其畧不有仁情乎其畧不有義亦莫若秦也莫若元也故皆暫焉而亡天下快之豈不猶無元氣之人方壯盛而遽夭折者乎元亡于順帝而我

皇明有天下其大以仁其強以義于千萬年與天無極斯豈非仁義之所臻哉

立瓊山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于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于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反而尊周

皇明有天下其大以仁其強以義于千萬年與天無極斯豈非仁義之所臻哉

立瓊山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于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于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反而尊周

立瓊山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于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于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反而尊周

立瓊山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于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于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反而尊周

立瓊山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于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于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反而尊周

立瓊山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于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于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反而尊周

立瓊山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于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于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反而尊周

程表章朱真不變士風興崇道學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
治其功不其廟號曰理宜哉度宗即位之日賈似道不學無術專
權挾私夸功結怨欺天罔上賣國召兵喪師費財疆土日蹙帝承大
統拱手奸權而荒于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甚矣少帝際天運傾軛推
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宮辱身俘虜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是
盡瘁無計保全效義據忠收宋三百餘年養士之效于是為不
德祐二年少帝至上都宋亡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為
帝即位福州是為端宗明帝崩于洲陸秀夫立衛王為帝是為
帝昺皆不七帝矣史錢則自少帝是

資治通鑑大全十七卷終

重刻翰林校正資治通鑑大全卷之十八

元紀

世祖皇帝

諱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憲宗同母弟也
平之乃宋理宗景定元年也至是滅宋始承正統
年承正統實計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崩于紫檀殿
仁明英武屢立大功然猶用兵不已好征遠夷如雲南交趾高
麗日本八百媳婦等國連年用兵悉皆臣服故能混一區宇坐
致太平然帝度量弘廣求賢納諫知人善任使文臣如許衡姚
樞劉秉忠史天澤王鄂李道復等謀謨廟堂武將如伯顏阿里
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城畧地大闡嘉猷文
武並用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也

己卯至元十六年春正月詔以

海南瓊崖儋萬

諸郡平令阿里海涯還

○二月張弘範李恒等滅宋得尸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天下

共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為口五千八百人十三萬四千

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峒之民不與焉張弘範等以崖山既平置酒大

海南諸郡平 威宋 混一 天下

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

其憂世之心始大驗於此春秋絕筆之後至是一千八百六十一歲矣其中心必得其所以為一人然後天地得其所以為天地之為也人天理聖人以為一也主使紛擾擾相爭其致治保邦之利味天正而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則紛紛擾擾相爭其致治保邦之利味天以蠻夷猾夏為憂著書立言諄諄然以內而外夷為戒非徒為一世戒所以為君之意哉是豈聖人立教之心哉竊原天地之理推聖賢之意以嚴萬世華夷之防于元混一天下依綱目南北地朝之五代則分其年號于甲子之下且黑其圈以見其為純陰之世天翻地覆非反為華夏之主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始有也劉淵潛號于此曰孟子非天地間極大之變也又見晉永嘉二年匈奴劉淵潛號于此曰孟子非言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於畢鄆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生于夷古之聖賢未嘗以其生於

夷而廢之馬噫舜與堯同祖文王乃后稷之後夫其所謂負夏鳴條岐周畢鄆之地皆在九州之中特居中國之邊境耳固非疆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也孟子為此言豈女真鞞之此哉愚嘗因是而考春秋之世之夷矣吳楚徐越此中國之人變于夷者也山戎赤狄之類此夷狄之人居中國者也春秋因其出入于華夷之間上不使與中進之使其知所慕聖人謹華夷之分若寬而實嚴也如此在當時若吳楚若越若荆固自僭稱王矣春秋未嘗因其稱王而王之也與滕薛小國之例以爵通于中國焉聖人拔本塞源之慮深且遠况韃靼遠在朔漠不毛之地衣皮而不帛茹肉而不菽粟魚宮室之居魚羹倫之理其去禽獸也統我華夏衣冠禮義之民彼自稱曰國之主據我帝王所自立之地統我華夏衣冠禮義之民彼自稱曰皇帝吾亦從而皇帝之史臣又皆吾孔子之家法而忘我聖人春秋之大戒也世道之責將焉賴哉

○遣使訪求書皇極數都陽祝泌子孫其甥傳立持泌書來上○建司天堊于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增銅表高至

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四十丈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夏四月張弘範李恒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比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秋八月帝如上都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歛之民詔天下罷之○冬十月詔皇太子燕王參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之事皆先啓後聞○宋丞相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李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比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贊跪乎李羅叱曰跪主者曳之地

社稷為重君為輕

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李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李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李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耶棄爾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二王之立所以為宗廟社稷計從懷愍

謂晉

天祥作正氣歌

之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
 二帝也 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
 李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吾立君以
 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
 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
 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怒命囚于獄其中忠義見之於詩乃作正
 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有河嶽上則有日星於人曰浩
 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
 齊太史簡左傳齊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
 晉董狐筆董狐晉史官也左傳宣二年趙穿弑晉靈公狐書曰趙盾弑
 夫也為在秦張良椎秦始皇二十八年東游至博浪沙中張良欲為韓
 法受惡在秦張良椎秦始皇二十八年東游至博浪沙中張良欲為韓
 索在漢蘇武節武北海使之牧羝武卧起持漢節啜雪飲水十九年及

還鬚髮 為嚴將軍頭 嚴顏為荆州牧劉璋守江州張飛破之被獲飛喝
 盡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左右為嵇侍中血 帝既蒙塵時嵇紹為侍中
 所頭顏曰所頭便所頭何以怒為嵇侍中血 帝既蒙塵時嵇紹為侍中
 紹以身捍御 帝飛矢兩集遂遇害血濺帝 帝既蒙塵時嵇紹為侍中
 衣左右欲院之帝曰此穉侍中血勿去之 帝既蒙塵時嵇紹為侍中
 山反巡起以力盡城陷與許遠同守雒陽大小四百餘戰 帝既蒙塵時嵇紹為侍中
 顏果帥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果卿拒戰被執祿山數之曰汝自立曹
 我奏汝為太守何負於汝果卿罵曰汝本羯奴天子擢汝為節度何負
 於汝而反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膝羯狗何不速殺 帝既蒙塵時嵇紹為侍中
 厲冰雪 杜律虞注云管寧當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現孫邕王基
 黎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相亮率諸軍伐魏
 在家常著皂帽衣裙而已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胡雲擾天下
 臨發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唐
 疲弊此危急存亡之秋也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唐
 大亂豫州刺史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唐
 口予生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唐
 宗時朱泚反召段秀實議欲借號秀實唾泚面大罵曰任賊吾恨不
 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以笏擊之中其面血流滿地其棠遂殺秀實

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余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晉南渡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上導曰：當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送窮北，昂鑊耳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漢鄒陽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一皁，皁馬櫪也。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沴陰陽氣札也。又妖氣也。○辟為易注見前。○沮洳漸濕之地也。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附錄

先是過零丁洋詩曰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沉風

打萍惶 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

過金陵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頭路，化作啼鶻帶血歸。

過淮河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胡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過平原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輦鼓大河以北無
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速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敢長
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逐
賊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賊鈞舌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
去出入四朝心節當年恨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
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臣賊子歸何所茫茫煙草中原土公視
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題雙廟

張巡許遠沁園春 留三山作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昏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
負剛腸罵賊睚陽愛君許遠雷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

題雙廟 我見之

主選 轉官 員法

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耳
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
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魏文丞相詩在後

召故宋丞相文天祥于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而天祥益不屈乃
赦之自便○勅自明年正月朔日建醮于長春宮歲以為例

庚辰十七年春正月立遷轉官員法允無過者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
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定諸路差稅課程有增益者即上報

隱瞞者罪之不得漏畝增稅以病百姓○詔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

瓊山丘氏曰史綱於弘範以死書何誅其以華人為夷用而威中國
之統也弘範既為之臣矣臣以為君用不得誅其以華人為夷用而威中國
遣宰嚭來賜仲子先儒謂其以太宰承命以賄諸侯之妾不知其不
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言不用而居其位不辭是
為不禮貶而書名賤之也且宰嚭所事者周之大天子所賜者諸侯之
妾行之於時日之間雖曰於禮有悖而綱常之大分未盡瀆也聖人

猶必貶絕之况以中國之人仕桀鷲之虜成我自三皇五帝以來中國之統者乎仕元之人不止弘範誅其一以儆其餘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南康杜可用反命史弼計擒之○六月阿

答海等請罷江南所真稅課提舉司阿合馬力爭詔御史臺選官檢覈

具實以聞○秋七月遣宦者咬住歷江南名出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

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皂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龍虎山在廣信府貴溪縣西南○閣皂山

在臨江府城東○三茅山在應天府句容縣東南○始窮河源瓊山丘氏曰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為信至是始知其源之所自也

○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來貢○集賢大學士許衡致仕以

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始命

在官者任事一月後月仍給俸或廢事斥之○十一月詔頒授時曆○

十二月陳桂龍據漳州反唆都率兵討之桂龍亡入仄洼○重建太廟

成自舊廟奉遷神主于祫室遂行大享之禮

辛巳十八年春正月帝如瀋州今順天府瀋陽縣二月如柳林三月朔還宮○皇

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當時與有力

焉○集賢大學士蕙國子祭酒致仕許衡卒年七十三後大德二年謚文正皇慶二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

謚勿立碑但書許其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葬

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

臨江梁氏曰按許公善於訓迪其言煦煦雖與童稚語如恐傷之故

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之昏明大小各有所得所去人

不忍舍服念其教終身不敢忘聽其言者雖武夫異端之徒無不感

也翰承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君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

也衡臨終之言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但書許其之墓四字嗚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觀斯言也則衡固亦自

知其行之一元之非矣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或泯也徒以其不知之未
官之語則可見元人之曲為官在所謂當辭而不出於由衷之言味其不能
雄之不自諱後世之人乃曲為之較之或曰君臣之義不其然其有自愧
衡之辭此其所以不書之衡而卒也或曰君臣之義不其然其有自愧
可仕則人域中而不仕元將何宜以行君臣之義不其然其有自愧
我中國之帝王之統為宜乎不道宜乎然則孔子之欲赴公山弗擾之召非
歟而終曰聖人統為宜乎不道宜乎然則孔子之欲赴公山弗擾之召非
然則君臣之分故其在也夷而戕也中國之主春秋華夷之分安在哉
心則人臣之分故其在也夷而戕也中國之主春秋華夷之分安在哉
許子計不出上而亟歸可也宰何賁臨終戒其家勿請謚立碑其意與
帝如上都○秋八月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誠奸吏禁盜賊治
軍旅獎忠義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與行之○阿剌罕卒○詔阿答海

等分成三海口令就招海中餘寇阿答海乞以戍海口軍擊福建賊陳

弔眼帝以重勞不許○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八

為無道主元世祖世所謂賢君者在位之日擊緬甸擊占城擊
哇擊日本始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始皇漢武何如哉夫以
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為中國生靈計耳蓋以深也秦始漢武如
狄方不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為吾子孫害必深也秦始漢武如
心不嗚呼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於相緬甸兵刃不相及也而必
交附爪哇日本皆在大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
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而必
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為民之主果若是哉或者至比世祖以堯舜而
不已而至於再至三焉有用之人為民之主果若是哉或者至比世祖以堯舜而
比許衡以孔孟意世祖得
為堯舜則衡優為孔孟矣

○帝還大都○九月癸亥朔帝畋于近郊庚辰帝還宮○京兆等路歲

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以為未實欲覈之

帝曰阿合馬何知事遂止○冬十月詔焚毀道書諭天下從樞密副使

張易惟道德經繫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選

龜山丘氏曰道家所謂經者率多偽妄里淺之言焚之誠是也然則道上當用何書歟曰老子莊子列子之類其大書也道士之書可焚歟而佛氏之書獨不可焚歟曰以五十步笑百步同走尔

○十二月以甕吉刺帶為中書右丞相

臨江張氏曰元史所載國人名氏本不可以華音釋之何者國語所稱人多皆有其声而無其字常時特借華音相近之字以用之如解台帶泰同一音也巴八拜伯同一音也或鐵木帖睦之相混或塔失達識之不同前後彼此不一若此之類又皆舌而呼之是豈華音所能釋者乎讀是書者以意求之可也今按蒙古人各或三字或四字者易曉後並做此

壬午十九年春正月帝如柳林○以大卜為右丞也罕的斤為參政師
師伐緬○命軍官陣亡者其子襲職以疾卒者受官降一等具為令○
二月帝還宮○三月帝如上都○丞相阿合馬有罪益都千戶王著與

阿合馬罪戾

高和尚合謀殺之時帝在上都中丞也先帖舉兒馳奏帝怒命樞密副使李羅馳驛至大都討為亂者誅王著高和尚于市以樞密副使張易承偽命發兵并誅之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李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其屍戮尸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
○夏四月以和禮霍孫為中書左丞相隆甕吉刺帶為晉守同簽樞密院事○設鹽使司賣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為率○定內外官以三年為考滿任者遷叙未滿者不許起遷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朔日食○占城既服復叛發准浙福建湖廣官五千命唆都為將討之○九月令諸路歲貢儒吏各一人各道提刑按察使舉廉能者議等遷叙○詔湖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

黃冠歸故鄉

○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今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為宜從之○冬十一月以江南襲封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就給俸祿與護持陵廟璽書○詔以阿合馬罪惡頒告中外○十二月殺故宋右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燕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衆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至是閩僧言土星犯帝座

臨刑衣中有替

帝座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官書天角者天王帝庭索隱曰孝經援疑有神契云天角為坐侯宋均云天角一音在兩攝持問人君之象也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師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言某日燒薊城常率兩翼兵為亂丞相無可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書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替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公生於理宗端宗三年丙申其衣帶中有替白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若

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漢王封齒謂漢高

將斬顏謂蜀將張飛斬張顏也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書編不到

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

州昇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

以弟璧之子叔子為後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博學飲酒能

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疎卒以窮死世哀其忠所居對文筆峰

在吉安府城東南自號文山平生作文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竭尤長於詩有

古賦比興之旨流離中感慨悲悼一發於詩在京口有指南集在燕獄

有集杜詩百首又有吟嘯集于世

宮氏中曰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之負國文丞相毀家紓難九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

窮矣

挽文丞相詩附錄二首塵海馬能活壑舟燕臺從此築詩囚雪霜萬

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誰論天地魚窮草木愁○又曰徒

把金戈挽落暉南冠魚柰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

移雲暗昂胡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

何人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時

宋漁贊曰小優德純山時玉温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

經術而侍青坊或乘燕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聖主宅右揆而相表

深沉有謀真洛國之裔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

垂紳猶可作儒夫之氣而嫉奪邪佞之鬼嗚呼此所以為邦家之重

寶節廟之

大臣也歟

○御史中丞崔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

公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

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

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從之

癸未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納皇后弘吉刺氏后名南必繼守正宮○前

資治通鑑卷之八

征日本國

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政宰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中山民薛保住伏誅和禮霍孫言保住為匿名書來上欺罔朝廷希覬官實救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以犯人妻子給之又言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大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為便帝皆從之○以阿答海為征東行省丞相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又命闍里帖木兒以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三月帝如上都○夏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上都崔彥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姑宜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事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氣稍蘓我力粗備二三年後

各省印綬

建都烏蒙
十來
降

東征未晚不聽○六月遣五衛軍修築行殿外垣○定市舶抽分例舶貨精者取十之一粗者取十之五○冬十月帝由古北口還大都○詔五衛軍歲以冬十月聽十之五還家備資裝正月番上代其半還四月畢入役時各衛議先遣七人而以三次自代從之○建寧路總管黃華反號頭陀軍稱祥興五年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府詔卜隣吉帶史弼等將兵討平之○十一月命各省印授時曆

甲申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禮霍孫率百官上帝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諸王百官朝賀如正旦儀○赦天下○建都王烏蒙及金齒一十二處俱降建都先為緬所制欲降未能時諸王相吾答兒及右丞大卜參政也罕的斤分道征緬拔其江頭城以兵守之遣使招諭緬王不應建都以天公城為巢穴進攻拔

禁私藏天文圖識推背圖
征占城道
交趾

之故皆降○二月命阿答海征占城發兵一萬五千人船二百艘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三月皇子北平至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雷七年至是始歸○夏四月忽都帖木兒征緬之師為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二千往助之○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識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鑑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法曆○六月封子脫懽為鎮南王駐鄂州○秋七月征占城○八月征東招討司聶古帶言阿里海涯等進討骨嵬七月之後海風方高 似船重深虞不測姑宜少緩帝從之○和禮霍孫罷復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鎮南王征占城師次永州安南興道王率眾屯衝要來拒王師十一月師至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興道王復以兵扼於萬劫進擊敗之○故宋太

皇太后謝氏殂于燕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命禮部頒會同館先是外國使置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始歸禮部○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不軌事覺皆磔死于市○詔發宋會稽諸陵從西僧嗣占妙高之請也

瓊山立氏曰按宋濂文集至元二十一年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西僧揚瓊真加與桑哥相表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發陵取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于抗之故宮載理宗頂

太祖洪武元年始命索飲器于西僧而以藏之舊穴云夫揚瓊真加發陵之罪固不容誅矣然其發之也乃奏請而後行則其罪固有所歸矣嗚呼盜賊發前代之陵寢以求寶玉不知其主名尚當為之根究誅捕况知其故而使之我其遺體也哉世祖因其奏請而從之是則以帝王而為赤眉溫之輩之事也世祖不君之事非止一端而此為甚說者乃欲後世作史者比之元魏而進之果何見哉按飲器見于漢書今西僧用人首骨以為鼓恐與漢人所謂飲器不同

錢收銅

○鳥馬兒與安南興道王戰大敗之進次富良江北安南國王陳日烜領舟師來拒戰大破之日烜遁去師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二月帝如上都○詔天下拘留銅錢○夏四月詔汰六部官擇其廉潔有幹局者存之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員為額○安南王陳日烜走海港鎮南王命李恒追襲敗之適暑雨疾作欲還兵思明州命唆都等先還安南以兵來追唆都戰死恒為後拒以衛鎮南王藥矢中左膝至思明州毒發而卒

臨江梁氏曰按恒先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國王恒未王之孫其兄李壇反恒從父棄家入告變壇怒繫恒闔門于獄中壇誅得出世祖以為為滿萊路與睿總管至元七年改宣武將軍從伐宋以功拜資善大夫荆湖行省左丞從鎮南王征交趾以至思明州卒封勝公
○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瓊山丘氏曰三代以來中國所謂寶者珠玉金貝而已至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之類雖無益于世用然猶可製以為器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是皆塊石碎礫之類形既不員文又不瑩用之麗金銀以為服飾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世祖在元君中為最賢猶遣使絕域求之他固不足責矣

六月李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無復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為朕羞○馬湖部田鼠食稼始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湖部即馬湖府也屬四川道○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元帶為荆湖行省左丞唐元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九月敕征交趾諸軍除留蒙古軍一百漢軍四百為鎮南王宿衛餘悉令還○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

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冬十月立征東行省以阿答海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立右丞率諸軍伐日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監察御史劾奏世榮罪惡遂令世榮赴上都於帝前款伏遂下世榮於獄誅之○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真金卒

丙戌二十三年春正月朔罷朝賀以皇太子故也○詔罷征日本兵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故罷之○二月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番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莅按治十月還司用御史臺臣言○命湖廣行省造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州○命江淮湖廣江西三行省兵伐交趾立其族人之來降者陳益稷為安南王以奉陳氏祀○集賢直學士院程文海言省院諸司皆以南人參用惟御史臺按察

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宜參用之便帝以語王速帖木兒對曰當擇賢者以聞帝曰汝漢人用事者豈比賢耶○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遣要束木鈎考荆湖行省錢糧中書擬要束木平章政事脫脫忽魯知政事帝曰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美官足矣脫脫忽魯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奏擬令人耻之其以朕意諭安童○五月詔遣參知政事禿魯罕樞密院李道治書守御史陳天祥行鈎考錢糧阿里海涯言要束木在鄂省鈎考豈無貪賄臣亦請鈎考之故有是命○六月荆湖行省阿里海涯卒禿魯罕奏前要束木阿里海涯互請鈎考今阿里海涯雖已死事之是非當令暴白帝曰卿言良是此事自要束木所誤當依其言究行之○詔以農桑輯要頒諸路○冬十月帝還大都○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運糧使○要束木籍阿里海涯家貲

運致京師○免徵海道風浪覆舟糧

丁亥二十四年春正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及雲南兵海外四州黎兵命海道運糧張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討交趾置征交趾行尚書省以奧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二月復置尚書省改行中書省為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設國子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帝如上都○禮魯忽赤合刺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禮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

以四配金至造鈔

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五月帝自將征之發上都括江南僧道馬疋○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灤以欽察為親軍都指揮使右衛兼事王通副之六月至撒先都魯之地乃顏遣其黨搭不帶率所部六萬人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獲乃顏輜重千餘○秋七月乃顏黨宋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從皇子愛牙亦合兵出瀋州進討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趨懿州擊之其黨悉平瀋州今瀋陽中衛○八月帝還上都○以李海刺孫為征行省參政將新附軍五千探馬赤軍一千以行乃調四川湖廣軍五千赴之○詔諭鎮南王禁戢從征諸王及省官毋縱軍士焚掠毋以交趾小國而易之○冬十月朔日食○雲南省右丞愛魯帥兵次交趾木元門其將昭文王以四萬人守之愛魯擊破之獲其將

資治通鑑卷之...

元世祖紀...

黎石何英○鎮南王次思明州遣程鵬飛與奧魯赤等分道並進所向
克捷王次界河交趾發兵拒守進擊破之次萬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
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棄城遁○以朱濟張宣海漕有勞遙授
宣慰使

戊子二十五年春正月陳日烜走入海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

發兵攻其諸寨破之○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命烏馬兒將水軍迎

張文虎等糧船不至諸將以糧盡師老請班師王從之命烏馬兒焚楫

將水軍先還王及諸將相次續發至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奧魯

赤以諸軍北還○陳日烜遣使來謝以金人代已罪○三月帝如上都

夏四月命征交趾諸軍還家休息一歲○安南陳日烜復遣使來貢

方物○召故宋臣謝枋得力辭不至時帝訪求南人有才者甚急御史

召謝宋
枋得
不至

程文海承旨番夢炎交章薦之故也

附謝疊山書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靈樓御史
中丞相公執事今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
不死者以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天不
而奪其所以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天不
今魚意人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天不
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其家養親已不可
十一而休官平死或實歷不滿八月俸祿尚一毫歸家養親已不
孝矣惟勉送死或實歷不滿八月俸祿尚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
餘息心死勉送死或實歷不滿八月俸祿尚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
執事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苟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
師志經世者孰不與起惜乎求異才而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豈
有天下取譏於後世非與起惜乎求異才而及其非其人非其人豈
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公門上第五千里當執事
知其有母之喪衰經之忠矣自燕京至公門上第五千里當執事
不祥者所以教天下靈薦藁也稽古禮服在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
過其門所以教天下靈薦藁也稽古禮服在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
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
喪匿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

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 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 甲戌而後復有禮法... 陳宜中起復為宰相... 復者不可勝數... 以先觀大節執事... 臣止於忠某不能... 之惡執事能亮其... 我者等也其家在... 門者惟服色悽慘... 屈於不惟知也而... 所不至惟天不可... 飾其辭者亦恃執... 事必... 以... 備其稽顙再拜

執謝宋
此榜去

敕征緬行省北到緬中一稟雲南生節制... 五月詔皇孫帥諸軍討叛... 王火魯火孫命合禿魯干等以左右怯薛衛士及漢軍五千三百人從... 皇孫北征... 九月帝還大都... 參政魏天祐執故宋臣謝枋得北去... 是枋得由建陽唐石山轉入蒼山等處朝遷暮徙崎嶇山谷間竟得脫... 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時妻子以斃于獄于獄德祐丙子枋得戰... 于信州軍潰棄家變姓名入建寧山中大軍至信州妻擄眼捕執枋得... 之妻李氏及二子送江淮行者拘于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 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自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 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郎也至是天祐朝京將載枋得後車遣建... 寧總管撒的迷失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 即不食

附謝疊山與魏容齋書九月吉日前宋通播臣謝某謹齋沐頓首致... 書于大參政公閣下今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遺臣只欠一死上

天降才其生也... 耳大元慈仁如天... 枉死後求冤伏明... 雖至愚豈不知恩... 二夫此天地間常... 次蒙大元禮招道... 其所以禮之招道... 世知大元量可與... 茲蒙大元監守公... 坊正屋主監守公... 義屈何必此走大... 容就義難其茲策... 且問諸公容一謝... 成觀必有大報應... 監除服只當練誥... 可吏貪酷生靈愁... 二君烈女不更二... 即不食烟火今則... 勝同垂青史可以... 盛心某聞之食人... 人之難其既以死... 自處度此生不能... 報答恩遇矣義乘

不云欲訪問其何... 旨云欲訪問其何... 公父文伯死而母... 孔子聖人也再逐... 人皆行哭失聲閨... 吾所以不哭君子... 出仕者則不免于... 惟相度容也今雖... 附謝疊山丞相劉... 書百拜託安人吳... 惟天下之仁人多... 賢者不相知多矣... 下號為風漢先生... 披肝瀝膽以謝之... 聽遂煩旌招某乃... 入仕二煩旌招某... 之明今十年三居... 他志自先年六十... 求藝術先生過舉... 令福建有官不仕... 而何然先生豈有... 心于害人其哉大... 抵者又苦中書行... 一困辱之非先南... 貪

酷吏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參政
應公將隆旨跟尋好人不觀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其斷不可
則不可大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死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
笑旅魂凡此豈不規歸弟姪死國者五目人骸魄不可尋遊魄亦不
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有面臣見微介臣乎此不能應聘者
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其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帥而盡力乃其
當一而矣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將而盡力乃其
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以解兵權棄官遠遁即
不其降附先生朝帥臣監司寄居官省附狀即無其姓名諸道縣
所申歸附人戶無其姓名如有一字附狀即無其姓名諸道縣
廟祖宗神靈必不問其亦在恩赦罪人一赦之宥罪如齊雖不仕周食
八年之罪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
帝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為今既為大元
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
人有呼我為宋通播者應之亦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為大元
宋頑民者亦為我為宋通播者應之亦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為
臂隰肝隨天付子若貪惡官爵味于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

憐孤臣不忍加戮其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其受
大子之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之義亦太削矣君臣以義合
則就與不合則去其前後累于太母之義亦太削矣君臣以義合
解播臣元受聞太母上仙久矣比向長致仕削籍為民遜不能寄
疏播臣元受聞太母上仙久矣比向長致仕削籍為民遜不能寄
聘者三也今朝廷欲根尋好人不負師門皮為念特賜人其決不可
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肯負師門皮為念特賜人其決不可
于江准行省參政管公願後重傷道路及道人錄司不得縱容南人
貪酷吏多開騙局協取銀鈔重傷道路及道人錄司不得縱容南人
同沾聖朝之雨露生所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與太平草木
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不勝戰慄之至
就義惟先生亦可祭其之心矣干冒鈞嚴不勝戰慄之至

冬十月瀛國公趙慈學佛法于吐蕃

命江西省左省管如德發江淮省及隣郡戍兵五千往討之○三月朔

已丑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廣東賊鍾明亮寇贛州掠寧都據秀嶺

宋臣謝枋
浮至燕死

不值

日食○台州賊楊鎮龍聚眾寧海僭稱大興國寇東陽義烏東陽義烏俱縣名屬

金華浙東大震諸王甕吉帶時謫婺州率兵討平之○夏四月故宋江

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

與之言坐而不對或慢言無禮天祐亦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

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

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禹世之下

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

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官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

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今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

日乃參政之時枋得百口不能自辯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

乃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

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轎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

茹小蔬果積數月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於驛子定之護

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平生無書不讀為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

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于世○翰林學士王磐卒年九

十二贈太傅開封府潞國公謚文忠磐字文炳廣平人世業農

臨江梁氏曰王磐大肆力於學蒐羅經史百氏文辭宏放浩無涯涘

東平嚴實典學養士迎磐為師受業者嘗數百人李璫亦以禮致之

磐買田泲河之上題其居曰鹿奄及璫謀不執磐覺之脫身去世祖

召見撫勞甚厚璫既誅磐寧妻及璫歸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出為宣

撫使復入翰林為學士遷太常少卿時宮闕未建遇稱賀臣庶雜至

磐上疏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人者謂之闌入闌入之罪由第一

門至第三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以次

聽通事傳呼妄入者准闌人之罪自是而儀制立矣

五月鍾明亮率眾一萬八千五百人來降○秋七月開安山渠成河渠

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州府濟寧 ○冬十月鍾明亮復反寇梅州其黨江羅寇漳州詔雄諸賊

皆應州詔江西行院月的迷失復合福建江西兵討之先是明亮既降

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為循州知州帝不允故復反 ○婺州賊葉萬五寇

武義縣屬金華府江淮省平章不隣吉帶將兵討之 ○十一月漳州賊陳機

索寇龍巖漳州府屬福建省遣兵討破之 ○徙宋趙氏族入散居江南者

於燕京既而止之 ○封皇子濶濶出為寧遠王

庚寅二十七年春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糧穀 ○二月

泉州地震 ○鍾明亮等復降詔徙為首者至京師 ○建昌賊丘元等集

眾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太五集眾寇寧國皆擒斬之 ○夏四月帝

如上都 ○五月江西行省管如德行院月的迷失合兵討反寇鍾明亮

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等番不遣明亮復率眾寇贛州樞密院以如

德遠詔縱賊請詰之詔罷江西行樞密院 ○括天下陰陽戶仍立各路

教官有精于藝者歲貢各一人 ○秋七月江西霖雨贛吉袁瑞建昌撫

水皆溢龍興城幾沒 ○罷緬中行尚書省 ○貴州苗蠻作亂入順元城

在貴州宣慰司城內湖廣省撥八番萬戶府及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 ○八月朔

日食 ○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民七千餘人壞倉庫局四百餘間

民居不可勝計 ○冬十月封皇孫甘麻刺為梁王出鎮雲南 ○江陰寧

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餘戶尚書省臣言於帝曰此亦何待

上聞當速賑之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 ○增置諸路萬

戶府江淮行省平章不鄰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

惡賊所巢穴復還三萬戶以合刺帶一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

溫處禮忽帶一軍戍紹興發其寧國徽初用土 ○後皆與賊通今以高

地震大水

元十一且巳

河決

免江
准通

改按
察司
為廉
訪司

郵泰西萬戶漢軍易地而成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
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十一月河決祥
符義唐灣太康通許陳穎諸州大被其患○易水溢雄莫任立新安田
廬漂沒無遺詔有司築隄障之○十二月尚書省臣桑哥有罪免

卒郊二十八年春正月免江淮貧民自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

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一千三萬石鈔

千一百五十錠絲五千四百斤絲千四百三十餘斤○二月上都太原

饑遣使賑之○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命御史大

夫月兒魯拜察哥之罪以桑哥沮折臺綱又筆監察御史○帝如上都

次大口復召御史臺及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桑哥之罪○詔改提刑

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

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
效○執湖廣要東木詣京師籍其家貲金九四千兩○遣西僧楊璉真
加下獄尋釋之

瓊山並氏曰天下之惡一也盜賊戕前代帝王之陵寢後世帝王所
當禁戒者也所以禁戒之者非但為前人亦將為吾易世之地也易
璉真加發宋帝陵寢之在會稽者凡一代帝王之遺骸皆為其暴露
甚至截其頭顱以為器有人心者所不忍聞也世祖于此畧無惻然
之心幸有發其其事者既逮之下獄矣而又釋之迨其死也又用其
子以為行省執政之官謂世祖不知情可乎蓋世祖實使彼髡為之
不得已逼于公論而逮其下獄故不
徒不罪之又賞其功而錄用其子也

○要東木伏誅中書省臣言麥本丁崔或等言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
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駭削百姓為事宜令兩省嚴加
考覈除名為民帝從之於是誅其妻妾要東木八吉田等○罷尚書省
事皆入中書○詔以桑哥罪惡繫獄按問籍其家貲○徵劉因不至因

前為太子替善以繼母病去至是母亡以集賢學士徵之不起○秋七

月桑哥伏誅

變山立氏曰按元史姦臣傳凡五人而四人在世祖之時其臣固
姦矣而用之者何哉夫叔季之君而為姦臣所主為姦臣所誘嗚呼
者則有之矣未聞創治立法之君而為姦臣所動而皆以逆世利誅之
所謂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君皆以財利而為世利誅之豈
世祖皆不知其人而誤用之哉蓋三君者戰于財利之中所甚愛者利也而
祖之用者不知世祖之用心也世祖之用心也世祖之用心也世祖之用心也
國而裕財雖有人言不入也及財既得矣而故驟用之謂其利也而好
以好利之名或言為之者乎是既得矣而故驟用之謂其利也而好
來者不悟其機又從而為之者乎是既得矣而故驟用之謂其利也而好
祖之所謂誤者一斯可笑何乃至再至于三乎世祖用此三姦亦所
謂估終者邪

○以李淦為江陰路教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人皆知桑哥用群小
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季妾舉桑哥之罪宜斬葉季以謝天下有旨

驛召淦詣京淦至而李已死授淦教授以旌直言○刻至元新格板頒

行使百司遵守參知政事何榮祖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事輯為一

書也○秋八月平陽地震壞民居萬有八百二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

○冬十二月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

十項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罷鈎考錢糧○戶部上天下戶數內郡

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

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宣政院上天下寺宇

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壬辰二十九年春正月日食免朝賀○詔江南州縣學由聽其自掌春

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令覈數入官○禁鞭背

○二月以亦黑迷失及史弼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征瓜哇

國名即古也 ○以安南陳孟穆送授湖廣平章政事居鄂州 ○三月帝如
上都 ○秋七月建社稷於和蓋門大壇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為柱飾
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牖瘞坎墻垣悉倣古制別為齋廬三十
三楹 ○八月帝還大都 ○遣忙兀魯迷失帥軍征八百媳婦國主酋其
妻八百各領一寨名八百媳婦今為大甸軍民指揮使司 ○冬十月右丞相完澤言一歲天下所入
九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
軍旅及織造物料館俸祿者今春及今九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
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
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十二月詔罷寧國路鑿山治銀中書省臣言
寧國路民六百戶歲須銀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採之於山
乞罷之制曰可

員汰冗

癸巳三十年春正月命中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 ○
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年四十五無子延祐中贈翰林學士封容成郡

公謚文靖

臨江梁氏曰按因保定容城人父述遠於性理之學中統初為左三
部尚書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疏
釋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曰我固
謂當有是也評其學之所長曰邨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
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因其性不苟合不妄交家雖甚貧非其
義一介不取隱居教授師道嚴尊弟子造其門者有材器教之皆有成
就所居扁之曰靜脩學者稱焉為靜脩先生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
詩五卷號曰亥集
歐陽玄贊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比鄰鼓
瑟之聲于高皇麟鳳固宇內之常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
之兩生嗚呼麟鳳固宇內之常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
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惡得從周公孔子之後
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者邪
徵仕何倣綱目書陶潛例也因
生元人近甸而史于劉因卒而書以微蓋嘗觀其所作退齋記有曰
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

帝却
珠帝
錢帝

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知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稅
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其徒揚俊民申之曰先生
得時行道大闢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所斥之言者不知何人然
此言觀之則以孟程朱自居及其徒所見也所謂得君行道者不知
味其辭當所謂以事衡也若然則亦不徒然也雖然元君行雖然因
夷狄之君不可事也若然則亦不徒然也雖然元君行雖然因
畫所免為之見聞豈非所局歟地淪入夷狄已久雖豪傑之士如困者
亦不手盧擊之徒謂宋為淮夷也
怪乎

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自給帝曰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其給牛價
農具所耕○二月回回索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
留此錢以周貧者○帝如上都○夏六月以皇太子寶授皇孫鐵木兒
總兵北邊○詔皇曾孫海山出鎮雲南以皇孫梁王印賜之○九月朔
帝還大都○冬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九月乃滅○
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無功而還各杖而耻之仍沒家貲三之一○是

歲天下路府州縣等二千三十四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
十八縣千一百六十五官撫司十五安撫司一寨十一鎮撫所一堡一
各甸部管軍民官七十二長官司五十一錄事司百三巡院三官府大
小二千七百三十三處隨朝一百二十一員萬六千四百二十五隨朝
千六百八十四戶一千四百萬二千七百六十

甲午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庚午帝大慚○癸酉帝
崩于紫檀殿是以歲乙亥八月乙卯日午至

張美和曰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
傷免租賑饑惟恐不及嘗有近臣言賦比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
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年禾稼何
由得種不許初命征瓜哇以二萬人往人給鈔二錠其後五千入往
樞密臣言宜追徵是用者鈔三萬錠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也
勿徵其有心如是能用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
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雙山立氏曰嗚呼世道極變之大有三曰臣而替君之位也婦而當

陽之剛也夷狄而為中國之主也自秦漢以來僭君之位有莽溫焉
然前此猶有羿也當陽之位有武壘焉然前此猶有禍也夷狄之主
中國則首不替號也然偏安于一隅未非一天下使凡覆載之間止
遼金非不替號也然偏安于一隅未非一天下使凡覆載之間止
有夷而無華如元之世者也嗚呼豈非道極變之會歟作備之仁著
在于世祖故接王莽武壘之例而以死書非忘其宏闊及民之仁著
此以立萬世
夷之防焉耳

諸王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孫○乙亥葬起輦谷○皇孫鐵木兒自軍中
來奔喪夏四月至上都遂即皇帝位于大安閣先是御史大夫崔彥得
玉璽於故臣札刺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
裕聖皇后至是後手授於帝遂即位焉

○詔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糧十分之三繫官逋欠
變山立氏曰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揚恒考證以為秦璽按璽在漢為
元后所擲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無
之其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
元符所得于咸陽民家者也

田詔免

追尊
考妣
為皇

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免之○夏五月戊午右丞相完澤太尉

臣兀都帶上大行皇帝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曰薛

禪皇帝○追尊皇考謚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追尊太母元妃

曰皇太后○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宋使家鉉翁安置河間年踰八

十賜衣服遣還其家○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瓊山年氏曰臣按寧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
桑門之惑盡焚中國道藏闢儒道二教為外學貶孔子為中賢尊桑
門為正道又為世祖斷云聽妖僧詳邁之誘作妖書以毀吳天上帝
貶孔子為邪道擬為中賢不足稱聖及考元史止于歲成宗即位是年
而不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宗本紀自唐祖正月至歲成宗即位是年
秋七月即書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祖正月至歲成宗即位是年
之已非一日又何待今日始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祖正月至歲
如傳論所云者又待今日始詔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祖正月至歲
主未嘗敢有異論者使誠為世祖諱中外崇奉孔子夫孔子自唐祖正
疑史家通例也特因所疑而書之侯知者愚初得博論而讀之見
其中引元朝秘史云元之所疑始祖是蒼白狼豸白鹿相配所生心疑
後入內閣見元朝秘史用篆古字書旁注以華言果有其事由是以

社稷

觀則祥遇之感恐亦有之况其序文明白此論奉命而作必有所據邪

○詔翰林國史院脩世祖皇帝實錄以完澤監脩國史○八月初祀社稷○冬十月帝還大都○江浙省臣言陛下於即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帝諭中書省臣曰中書職務卿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也的迷沙已沒財產任明理不花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淹滯桑哥雖奸邪然倚驕憚其威政事無不立决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事者笞之○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宮○以伯顏察見參議中書省事伯顏之弟也伯顏言以兄弟同省宜相避嫌帝曰卿勿復言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十二月開

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卒初伯顏之取宋而還也丞相阿

合馬先詣官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鈎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

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乃誣其取宋之玉桃蓋帝命按

之無驗從有獻是蓋者世祖愕然曰幾害我忠良及世祖崩百官總已

以聽帝即位于上都上都即順天府遺言伯顏握劍立殿陞陳祖訓宣顧命述

所以立帝之由辭查對曰諸王殺慄趨拜位至是卒封淮安王謚忠武

臨江梁氏曰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如將一人諸將亦之若神
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未嘗言功可謂一代之良將也

○成宗皇帝立之遂登大寶在位一十三年壽四十二崩○帝承天

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于守成未年連歲寢疾內則夾于宮闈外則委于大臣致上忠州賊黃勝許贛州賊劉六十雲

乙未元貞元年春二月命廉訪司及省臺選官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

選官覈實

陟以中書省臣奏近者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能否止馮解由選
調由是選法大壞故也○帝如上都以東作方殿罷諸不急營造○夏
四月設各路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遊諸王駙馬之門○蘭州河
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五月陞江南平陽等縣為州以戶為差戶至
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者為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又
以戶不及額者降路為州○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前逋欠錢糧者皆
罷徵○以買的為簽書樞密院事實的伯顏子也太后言其父盡忠王
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小故有是命○六月江西郡縣大水無
禾民乏食令有司與廉訪司賑之○敕凡上封事者命中書省發視然
後以聞○秋七月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竊發者眾皆由國家赦宥所
致乞命中書省為條格督責所屬期至肅一戒制曰可○九月帝還大都

○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冬十月江
浙行省明里不花陳臺憲非便事中書省御史臺臣奏乞自今監察御
史廉訪司有所按劾州縣官與本路同轄路官與宣慰司同轄宣慰司
與行省同轄制曰可○十二月荆南僧普照等伏誅以偽撰佛書故也
○禁諸王母得輒召有司官吏

丙申二年春正月上思州叛賊黃勝許攻剽水口思光寨湖廣行省調
兵擊破之獲其黨黃法安等賊遁入上牙六羅○授嗣漢三十八代天
師張與才為太素凝神廣道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二月中書省臣
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勲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
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請甄別貧置及赴邊者賜之其餘且宜悉止從
之○三月帝如上都○罷太原平陽路釀進葡萄酒其葡萄園民特為

已業者還之○夏五月安南國遣人招誘叛賊黃勝許勝許遂遁入交
趾○秋七月增江西河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為之○冬十月帝
還大都○贛州賊劉六十攻掠吉州江西左丞董士選討平之○十一
月立撒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撒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
錯今大撒里胡念已降小撒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
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以為進取之地
丁酉大德元年春二月庚申改元赦天下○三月帝如上都○五臺山
佛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封事止之○夏四月
朔日有食之○中書省御史臺臣言阿老瓦丁及崔彥條諸臺憲諸事
臣等議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
史首領官今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闕則以色

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監察御史亦宜止於常選擇人
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
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庶
訪同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
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
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外其餘悉依
舊制制曰可○上思州牧賊黃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秋九月八百
媳婦叛寇撒里遣也先不花將兵討之○帝還大都○十二月中書省
臣言富戶規避差稅冒為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
汰為民宋時為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定制僥倖必多
又言無為州州屬廬州府樊課初歲入偽鈔止一百六錠今增止二千四百錠

封四鎮山

大率欽民財劾吏俸停竈戶工本以足之亦宜減其數帝曰樊課遣人
覈會沃僧道之制卿等議擬以聞○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
梁山在漳州府南產水晶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戊戌二年春正月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
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二月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
弊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造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
相完澤奏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二百六十萬錠然猶
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
之○罷中外土木之役○帝如上都○詔各道廉訪司作成人材以備
選舉○詔諸郡九民播種急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廉訪司治之○三
月中禁官吏受賄詣諸司首者不得輒受○詔加封東鎮沂山為元

增置各路推官

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德永靖王北鎮醫
巫閭山為真德庶寧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為令式沂山在青州府臨沂縣南會稽山在
紹興府城東南吳山在杭州府治○六月御史臺臣言江南宋時行兩
稅法自阿里海涯改為門攤增課錢至五萬錠今宜慰張國紀請復科
夏稅與門攤併徵以圖陞進湖湘之民重罹其害詔趣罷之○九月帝
還大都○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

己亥三年春正月詔遣使問民疾苦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置各路
惠民局擇良醫主之○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

二月帝如柳林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諭之曰汝等言多
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為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恭乃職
復蹈前非罪不汝貸○帝如上都○秋七月揚州屬縣蝗在地者為鶩

禁捕鶩

令之律

令領寬

所食飛者以翅擊必詔禁捕鷲○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于牽牛之西有聲如雷○帝還大都○冬十月冊皇后伯要真氏后名卜魯罕元真初立為皇后至是授冊寶○十二月詔各省戍軍輪次放還二年供役

唐子四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皇太后崩明日祔葬先陵○帝如上

都○定律令帝諭何榮祖曰律令宜早定之對曰臣所擇者三百八十一條一條有該三四件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其宜於今者

○夏五月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軍撒里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

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

秋八月更定蔭叙格正一品子為正五從五品子為從九中間正從以

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閏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頒寬

令免上都大都隆興大德五年絲銀稅糧秣養馬駙之郡免稅糧十分之三其餘免十分之一徒罪各減一半杖罪以下釋之江北荒田許人

耕種者元擬第三年收稅今並展限一年以為定例

辛丑五年春二月以劉深合刺帶並為中書右丞鄭祐為參知政事皆

佩虎符符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為之防於是銅鐵金銀鑄為物象而

用之漢文帝初為郡國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長六寸第一

至五寸旁鑄篆書亦一至五出入徵發用之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

班銀莛符其後改為銅魚木契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

皆合然分雲南諸路行中書省事仍置理問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將

兵凡三萬人征八百媳婦仍救雲南省每軍十人給馬五疋不足則補

之以代○詔薦訪司官非親喪葬遷及以病給告者不得離職或以地

征八
婦國

遠職軍受任勿赴者其靈勿復用○帝如上都○夏五月雲南土官宋

隆濟反時劉深將兵由順元入雲南雲南右丞月忽難調兵供餽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爲兵身必行陣妻子爲虜衆惑其言遂反攻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雲南行省平章床九兒將兵討之殺賊酋撒月斬首五百級○秋七月戊戌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雪兼發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崇明通泰二州名屬揚州崇明縣名屬蘇州府西盡直州民被災傷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八月遣薛超九兒等將兵征金齒諸國時征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人接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征之○有星孛出東井歷紫微垣天市垣天官書天象之間有三垣一曰紫微垣十五星在天乙之中二曰太微垣十星在翼軫之北三曰天市垣二十三星在房星之東北自八月庚辰至九月乙丑凡四十六日而滅○冬十月帝還大都○辛卯夜有星大如盃光燭地自北起近東分爲二星沒於危宿○定強竊盜條

百四

減直
糶米
賑民

格九盜人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十一月遣劉國傑及也先忽都魯將兵萬人八刺及阿塔赤將兵五千人討宋隆濟○十二月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卑弱不能自存者廩給五月壬寅六年春正月詔千戶百戶等自軍中逃歸先事而逃者罪死敗而後逃者杖而罷之没入其男女○帝詔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戰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爲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築渾河隄長八十里仍禁豪家毋侵舊河令屯田軍民耕種渾河一名小外西南流至潘陽衛又西南流至遼東都司城西北○二月遣陝西平章也速帶兒參政汪惟勤將川陝軍湖廣平章劉國傑將湖廣軍征乞不薛○罷征八百媳婦免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驛券○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三

資治通鑑卷之八十八

十三

太廟
寢殿
災

月以旱溢為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災傷之地已經賑恤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戶散辦門攤課程並免之○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南郊遣中書左丞相答剌罕哈刺孫攝事哈刺孫名也○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太廟寢殿災○六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太史院失於推策詔中書議罪以聞○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於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刺孫乃奏始建立之○冬十月帝還大都○十二月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兩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識達洽體者共

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戒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雲南地震

癸卯七年春正月命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計籍其家貨拘收其軍器海船先是江南僧石祖道告清瑄不法十事命御史臺詰問之故有是命○二月詔中書省汰諸有司冗員仍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擅奏遷調官員雖經特旨用之而於例未允者亦聽覆奏○詔中書省設官自左右丞相以下平章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三月江浙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賄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都城火命中書省與

遣使
巡撫
諸道

進大
一統
志

賢為
號相

樞密院議增巡防兵○詔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誅劉深杖合刺帶
鄭佑罷雲南征緬分省先是深請征八百媳婦國哈刺哈孫加呼反曰海
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帝不聽竟無功士卒存
者統十之一帝始悔不用其言會赦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
首募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岳鉉等進大一
統志賜賚有差○夏四月帝如上都左丞相哈刺哈孫言曰僧人修佛
事必釋重囚有殺人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
然之○閏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中書右丞相完澤卒完澤土別燕
民至元二十八年為右丞相革桑哥弊政請自中統初積年逋負錢粟
悉蠲免之民賴其惠號為賢相追封興元王謚忠憲○秋七月以答刺
罕哈刺哈孫為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

罷職
吏污官

原尤甚城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遣使分道賑濟給鈔
九萬六千五百餘錠仍免太原平陽今年差稅○九月帝還大都○冬
十月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七道奉使
宣撫所罷職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賊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
錠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甲辰八年春正月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雲南順元同知

宣撫事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來獻特陞其官賜衣一襲○二月增置

國子生二百其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帝如上都○有星孛于室十

一度入紫微垣約一丈自去歲十二月庚戌至是歲三月乙丑凡七十

六日而滅○夏五月朔日有食之○中書省臣言吳松江吳海口故

道潮水久淤九漣塞良田百有餘里沉海運亦由是而出詔於租戶役

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八十五石從之吳江在蘇州府吳江縣東松江在松江府城比○九月

帝還大都○冬十月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以瑞州六萬五千戶隸之

乙巳九年春正月陞翰林國史院為正二品○命中書議行郊祀禮○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

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賑

之○五月旱○徵陝西儒學提舉蕭輿音居赴闕命有司給以安車○改

各道肅政廉訪司為詳刑觀察司○六月庚辰立子德壽為皇太子○

賜高年帛○秋七月築郊壇於麗正文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

等員○九月帝還大都復以詳刑觀察司為廉訪司○黃勝許遣其黨

來獻方物請復其子官帝不允曰勝許反側不足信如其悔罪自至則

官可得賜衣服而遣之○冬十一月庚子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

一蒼犢十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出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右丞

相哈刺哈孫左丞相阿忽魯御史大夫鐵古迭兒為三獻官○十二月

庚寅皇太子德壽卒○命后弘吉刺氏居懷州

丙午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

田悉輸租○營國子學於文宣王之廟西偏○二月帝如上都○大同

路暴風大雪壞民廬舍明日兩沙陰霾馬牛多斃人有死者○夏四月

雲南羅雄州酋長阿那龍少結諸蠻為寇右丞汪惟能率兵進討賊退

據越州羅雄州在曲靖軍民府城東南越州在府城南今省入府諭之不服平章也速帶兒率兵萬

人往捕之兵至曲靖與惟能合進壓賊境獲阿那龍少斬之餘黨皆潰

○鄭州暴風兩雹大如雞卵麥及桑棗皆墮命蠲今年田租○大都旱

○秋八月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

大同

鄭州

等五千餘人○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帝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禱于太廟○懷寧王自脫忽思圈之地踰按台山追叛王幹羅忽獲其妻子執叛王也孫禿等諸叛王皆降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帝崩于玉德殿壽四

十三以至元二年乙亥癸起輦谷

臨江張氏曰元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于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于宮闈外則委于大臣其不至于廢墜者則以夫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雙山立氏曰元史于世祖書死而成宗以卒書何視魏明晉惠例也夫夷狄固不可主筆夏然業已得之非處心積慮之人其罪固輕于造謀主意者也

懷寧王自按台山聞訃還至和林諸王皆會合辭勸進王謝曰吾母吾

右相與平
內王相

弟在大都當侯宗親畢會議之○二月后弘吉刺氏及王愛育黎拔力八達自懷州還大都奔喪入哭盡哀出居舊邸○安西王阿難答與左丞阿忽台等謀作亂懷寧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右丞相哈刺哈孫討之執安西王阿難答等阿忽台伏誅先是成宗遣豫日又政出中宮及成宗崩安西王與阿忽台等協謀推成宗后伯要真氏稱制而已輔之時哈刺哈孫稱疾守宿宮門密持其機陽許之夜遣人密啓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王即言於太后曰大行所在德壽已薨諸王皆疎屬而兄遠在朔方阿忽台輩潛謀不軌變在旦夕當先圖之三月丙寅王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變亂祖宗家法首誅之執安西王阿難答諸王濶濶出等曰今罪人斯得文德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後即位而又有

爲困也言彼惡人潛結宮壺構亂我家故誅之豈欲觀望神器蓋懷寧
王吾兄也大位當歸之乃遣使迎懷寧王於北邊○夏五月懷寧王至
上都愛育黎拔力八達侍太后來會左右部諸王畢至會議乃廢皇后
伯要真氏出居東安州執阿難答等至上都皆伏誅○懷寧王即帝位
于上都○追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
孝皇帝廟號成宗國語曰完澤篤皇帝又尊太母元妃爲皇后追謚曰
直靜慈懿皇后祔成廟

通鑑大全十八卷終

